

梦里桃花系列



[香港]岑凯伦

命定情缘

梦里桃花系列

命定情缘

●
「香港」岑凯伦

(宁)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马仲元

梦里桃花系列

命定情缘

岑凯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750001)

新华书店经销: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227——01524——6/Z. 225

定价: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命定情缘》

家世显赫，富有成功而又英俊潇洒的魏亚寒，在朋友家偶识身世凄苦，寄人篱下，而又美丽娇弱的封盼黎。盼黎的善良，盼黎的凄美深深打动了魏亚寒。

在魏亚寒如火的热情之下，他们闪电般地结了婚。婚后，亚寒无尽爱与柔情使盼黎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还会经历泉的挫折。

一份寄自加拿大的邮件给他们幸福宁静笼罩了一层阴影。而这邮件的寄发人，林靖岚，曾是魏亚寒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她富有而娇横，由于得不到魏亚寒的爱，她牵怒于封盼黎，决心拆散他们，先是动用魏亚寒的父母来带儿子离婚，失败之后，就采用了更卑劣的手法，制造封盼黎有外遇的谎言，而魏亚寒竟轻信了这一谎言，盛怒之下失手打了盼黎，致使她腹中胎儿流产，盼黎为爱人的误会而伤心欲绝，她决心离开人世。盼黎的自杀使亚寒猛醒，他终于明白盼黎是如何地深爱着他。

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两人和好如禄，重新开始了幸福生活。

第一章

魏亚寒开着车送黎维凡回到家，那是一栋老旧的五层楼公寓。

“要不要上去坐坐？”黎维凡问。

“方便吗？”魏亚寒不确定的问道。

“当然。在公司这一年来，多亏你这么照顾我，我还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

魏亚寒微微一笑，说道：“那也是你工作卖力，我才会照顾你这个人才啊。”

黎维凡笑笑，谦虚地说：“也要你肯惜才，对吧？”看看魏亚寒，又问：“上去坐坐？”

魏亚寒点点头，随即停好车，和黎维凡上了三楼。

正当黎维凡要拿钥匙开门时，他转头看看魏亚寒，不好意思地说道：“待会儿进去，得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

“千万别让我家人知道你是我老板，尤其是我奶奶和我

妹妹。”

“为什么？”魏亚寒好奇地问着。

“因为她们全是很势利的人。”

魏亚寒明白地点点头。于是，黎维凡开了门进去。

“奶奶。”黎维凡轻喊。

“维凡，回来啦？”黎老太太坐在客庭，笑咪咪看着孙子。

“嗯。我带了个朋友回来。”

“喔。”黎老太太看了看魏亚寒，“你是维凡的同事吧？”

“是啊！他叫魏亚寒，在公司很照顾我。”魏亚寒还来不及反应，黎维凡已抢着回答。

“请坐啊！魏先生。”黎老太太招呼着。

“谢谢！”魏亚寒坐了下来。

“爸呢？”黎维凡问。

“睡啦！他今天有点不舒服。”黎老太太说着，一边仍翻看着手边的杂志。

“要紧吗？”黎维凡很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紧张地问着。

“刚看过医生。”仍是漫不经心的口吻。看奶奶的态度，应该是没什么大碍才对。

“喔。”

“对了！还没给魏先生倒茶呢！”黎老太太像是突然想到，放下手上的杂志，抱歉地说道。

“没关系！不用了！”魏亚寒客气地说。

“不行！你是客人，又这么照顾维凡，难得第一次来我们家玩，怎能连杯茶都不招呼一下呢？”随即，黎老太太提高嗓子喊着：“盼黎？”

没一会儿，一个年约二十几岁的女孩走了出来。

“给客人倒茶！”黎老太太命令着。

那女孩顺从的去厨房泡茶。而魏亚寒从女孩出现，眼光就一直落在她身上。

她是个长得很清秀、很漂亮的女孩，长长的头发随意札了起来，细而浓密的眉头，大又清亮的眼睛，微挺的鼻子，小而薄的嘴唇，大约一六〇的娇小身材。

她会是黎维凡的妹妹？

但是，她看起来跟黎维凡一样大。

她是谁呢？他很好奇。

就在他仍兀自猜测时，那女孩端了杯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

“请喝茶。”她轻声说。

“谢谢。”魏亚寒看着女孩，道谢着。

“不用客气。”她红着脸说道。

“好啦！没你的事了，回你的房间去！”黎老太太又用命令的口气说。

女孩一句不吭地，静静回了房。

“唉！我们家的佣人笨手笨脚不会做事，魏先生可别见笑呵！”黎老太太微笑着说。

“不会的！”魏亚寒说。但他的心里却暗暗吃了一惊。

她竟是黎家的佣人？太不可能了！

正当他在思索时，大门开了，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女孩走了进来。

“奶奶！”

“回来啦？玩得开心吗？”

“嗯！”那女孩开心地走到黎老太太身边。“有客人哪？”她这时才发现到魏亚寒和黎维凡的存在。

“你哥哥的同事魏亚寒。”

“喔。”那女孩看看魏亚寒，“长得很帅嘛！”

“维安！”黎维凡有些生气的喊。

“本来就是嘛！我是直话直说啊！”那女孩嘟起了小嘴，一脸的不高兴。

“好啦，维安，别跟你哥闹啦！你跟同学疯了一个晚上，好好去休息睡觉吧！嗯？”黎老太太哄着说。

“好啦！”黎维安有些不甘愿的说。她瞪了黎维凡一眼，才忿忿地踱回房间。

“我孙女就是这样直肠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魏先生，你可别见怪啊！”

“不会的！”

“魏先生今年几岁啦？”

“二十八岁了。”

“结婚了吗？”

“还没有。”

“怎么可能呢？魏先生条件很不错啊！”

魏亚寒笑笑，说道：“没办法，没有女孩子中意我。”

“怎么会呢？这样吧！要不要黎奶奶替你介绍几个女孩子啊？”

“奶奶！时间不早了，亚寒经过一晚上应酬，也很累了，该回去休息了，明早还要上班呢！”黎维凡知道奶奶的心思，立刻打断她的话。

魏亚寒知道他的意思，立即站起身说：“是啊！时间很晚了，我该回去了。”

“这么快？还没坐几分钟，话也没说几句，就要走啦？”黎老太太问。

“是啊！我改天再来好了，今天真的很晚了。”

“好吧，那有空就多来坐坐啊！”

“会的。黎奶奶再见！”

“再见！”

“我送你下楼。”黎维凡说。

“嗯。”

于是，两人缓步下了楼。

“不好意思，让你才上去一下，就赶你下来。”黎维凡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的意思。”魏亚寒拍拍黎维凡的肩膀，了解地说。

“唉！没法子，我奶奶就是这样，老爱给我妹妹物色对象，尤其是有钱的更是积极。”

魏亚寒笑笑。突然，脑中闪过那端茶女孩的身影。

“对了！你们家的佣人非常年轻漂亮嘛！”魏亚寒试探的说：“大陆来的？”

黎维凡的脸色立刻沉重起来，他摇摇头，叹口气，“她不是我们家佣人。”

“不是？！那你奶奶刚才怎么说……”

“那是我奶奶讨厌她，其实她是我姊姊，黎家的大女儿。”

“你姊姊？！”魏亚寒吃了一惊。

“嗯。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姊姊，我奶奶不喜欢她妈妈，后来她妈妈生下她，奶奶又更加讨厌她妈妈了，只因为我姊姊是个女孩。”

“你奶奶重男轻女？不会吧？我看她很疼你妹妹。”

“那是因为我妈妈生了我这个儿子。而且，我妈是我奶奶看中的媳妇，所以她才疼我妹。”

“那……你姊姊的妈妈呢？”

“受不了我奶奶成天的讽刺欺负，在我姊姊出生没多久就自杀了，三个月后，我奶奶逼我爸娶了我妈。从小我姊姊就被我奶奶打到大，到了高中，她的学费全是半工半读才有得缴，后来念了大学，我奶奶更是要她出去赚钱养家，她只好白天念书，晚上上班到半夜才回来，假日还要打假日工。唉！直到去年我出来上班，她才稍稍好过一些。”

“你奶奶这样对你姊姊，虽道你爸爸都不吭声吗？”

“有用吗？家里奶奶权力最大。本来姊姊是要被丢去孤儿院的，是爸爸和我妈力阻，才留下了她，不过，有时候

我在想，如果姊姊当初被送去孤儿院，也许会过得比现在好。”

“她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家吗？”

“离开？能去哪？我奶奶曾说过，只要我姊姊搬出去，每个月还是得给她三万元的生活费，我姊姊每月的薪水也不过四万，去了三万元，她出去租的房屋，起码月租也要五、六千，那她还有多少钱自己零用？交通费、吃饭钱就至少扣了两、三千元不止了！你说这样的生活，她能过吗？”

“也许吧！她很可怜。”

“何止可怜？她在我们家，活得一点自尊也没有，奶奶常常骂她，有时还会动手打她，连我妹有时候也会这样。更可怜的事是，我奶奶不准她冠我们黎家的姓。”

“是吗？”

“她一直都是冠她妈妈的姓，她妈妈临死前，很希望她能冠上黎家的姓，也希望她有一天能从黎家黑暗的生活逃出，所以给她取名叫‘盼黎’。”

“盼黎？”

“嗯。她姓封，封盼黎。原本这些事我一直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比较懂事后，我妈妈告诉我的，有些则是我奶奶说的。”说完，黎维凡看看手表，“很晚了，不说了，你还是先回去吧。”

魏亚寒也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

“嗯。那以后再聊。”

“抱歉！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家的事，你一定觉得很

烦。”

“不会的！我反而觉得很好奇，改天我们再聊聊！”魏亚寒一边说，一边开了车门，“明天见。”

“明天见！谢谢你送我回来。要你一个大老板开车送我这个小主管回家，真不好意思。”

“得了！我们是好朋友，别客气了。嗯？”

“嗯！”

魏亚寒笑着挥挥手，便开车走了。

傍晚，天空开始下起大雨，封盼黎从公司大楼走了出来。

她没有带伞。眼见这场大雨似乎不会马上停，但想着六点半前一定要赶回到家，煮饭炒菜，势必得要淋雨了。

但是，雨下得真的很大，根本无法走到车站坐车。

她着急起来了，心里直嘀咕着，这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这时候下。

正当她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声音从身旁传来，“我送你吧！”

封盼黎转头一看，面前站的男士，正是前些晚上来家里的客人，维凡的同事，魏亚寒。

“我的车停在路边，不能停太久，快上车吧！”

封盼黎看看他，点点头，和他一同上了车。

“你在这附近上班啊？”魏亚寒问。

“嗯。”黎盼黎轻声应了一句。

“那离我们公司不会很远嘛！”魏亚寒转头看了她一眼，又说：“那平常——你都和维凡一同上下班了？”

“我和他上下班时间有些差距，所以，我都是一个人坐公车上下班。”

“有差吗？”

“我比他早半小时上班，晚半小时下班。”

“你一天工作九小时？”

“嗯。”

“怎么会？照理一般公司行号，一天都上八小时班。”

“是我自己要求的。我们公司可以自由加班，所以我每天都多加一小时班，多赚些钱。”

“你每天加一小时班，你老板不说话？”

“老板是我以前同学的哥哥。”

“原来如此！”

封盼黎看看手表，再看看路况，下着大雨，外面交通比平常更壅塞。

“你赶时间？”看她一脸焦虑，魏亚寒关心地问。

“我七点一定要回家煮好饭，八点还要上别的班。”

“什么？！八点还要上别的班？可是我那晚去你家……”

“我在 PUB 上班当服务生，那天晚上，我正好轮休。”

“你一个女孩子去那上班？”

“为了家里的生活费，也只能这样。”

“可是……PUB 进出的人很复杂，你一个女孩子未免

太危险了。”

“习惯就好了，而且，维凡晚上没事常去陪我。”

魏亚寒看着她，想像她在黎家所受的苦，不禁有些为她心疼，毕竟，像她这个年纪，应该是每天下了班，开开心心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可是她却——

“绿灯了。”封盼黎提醒他。

魏亚寒回过神，启动车子。直到车停在黎家门口，两人都没再开口说话。

“谢谢你送我回来。”封盼黎说。

“不用客气！”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封盼黎觉得很不好意思，搭人家便车回来，却还不晓得怎么称呼对方。

“魏亚寒。亚军的亚，寒冷的冷。”魏亚寒心里直骂自己笨，竟忘了自我介绍。

封盼黎淡淡一笑，“我叫……”

“封盼黎。封闭的封，期盼的盼，黎明的黎。”魏亚寒打断她的话。

“你知道我的名字？”

“维凡告诉我的。”

封盼黎明白地点点头。

魏亚寒从西装的口袋中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封盼黎，“这是我私人的名片，上面有我家的电话、地址，还有B. B. CALL、大哥大的电话，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来找我。”

封盼黎接过名片，说道：“你家世很好？”

“这房子是我姊夫买来送给我做二十五岁的生日礼物，连 B. B. CALL、大哥大都是他送的。”魏亚寒对她扯了个谎，他不希望现在让她知道他真正的身分。

“连这部跑车也是你姊夫送的？”

“是我姊的，我跟她借几天来开开。”

“他们都对你很好。”说到这里，封盼黎不禁叹了口气。

魏亚寒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保持沉默陪着她，心里直为她抱不平。

“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赶快回去了。”

“嗯。那——改天见了！”

“改天见！”说完，封盼黎匆匆下了车。

看着她的背影离去，魏亚寒不禁对她心疼起来。虽然，他才见她第二次，但对于她的身世，他深深为她感到同情。想着她在黎家受到的待遇，他突然有股想保护她的念头。

只要有会机，他会尽力去保护她！

之后的日子，魏亚寒若晚上没应酬，他就会开车到封盼黎的公司门口，接正下班要去车站坐车的封盼黎回家。偶尔，他也会去她上班的 PUB 陪她上班。

这天，她在 PUB 上班时，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走了过来。

“幼欣？！”封盼黎吃惊地看着这女孩。她是封盼黎大学时期的死党，江幼欣。

“你真是大忙人哪！找你好几天了，刚才打电话到你家，问了维凡，才知道你在这。”江幼欣抱怨着。

“对不起嘛！”

“算啦！”

“对了！你怎么回来台湾啦？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搭前天早上飞机回来的。”

“喔？”封盼黎看着四周，问道：“子杰呢？没陪你来吗？”

“别谈他了！”

“怎么了，吵架啦？”

“哼！我简直会被他活活气死！”

“别生气嘛！有话慢慢说。”封盼黎看着一脸气愤的江幼欣，安抚道：“那子杰现在人呢？”

“还在美国。”

“他没跟你回来？”

“回来？！哼！我看他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说到他，我真的会气死！”

“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上个礼拜，说他有笔大生意要做，可能会很忙，没多少时间陪我；我想男人以事业为重，也没去太在意，连续一整个礼拜，我几乎天天见不到他的人，前几天我有事打行动电话给他，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不是他。”

“也许是他的秘书或职员。”

“他的秘书我很熟，不是她的声音。而且他谈生意向只有秘书跟着，不可能有别人。哼！我看他根本！生意，是出去找女人！”

“不可能的，子杰不是这种人。”

“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吗？他后来接！电话，没说，他就很不耐烦地指责我在打电话烦他，还说我真是气死我了！干脆离婚算了！”

“别这样，幼欣，你和子杰也才结婚去美国定居没半年，就！这样为了点小事要闹离婚，不值得的！”

“难道要让他一直在我背后养女人？我才不要！我宁可离婚。”

“幼欣……”眼看江幼欣说得如此激动，封盼黎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好了！别再提这些气死人的事了。”江幼欣看看封盼黎，关心地问：“你现在还好吧？”

“嗯。”

“你那个老巫婆奶奶还在虐待你吗？”

封盼黎淡淡一笑，摇摇头，“习惯了。”

“没想过要搬出来住？”

“你问过好多次了！我的经济能力不允许我搬出来住。”

“没想到要嫁人？至少你嫁了人，那个老巫婆就没权力压你了，反正她从不承认你是黎家的人，你也没义务养她。”江幼欣为好友抱不平地指出。

“说得容易，哪有人可以嫁？”封盼黎打趣道。